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三十九

元 郝經撰

列傳第三十六

魏臣

桓階 陳矯

子本
薛悝

徐宣

衛臻

孫權

盧毓

子欽

謹案桓階陳矯徐宣三傳俱闕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

辟曹操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亦異之

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操每涉郡境

輒遣使祠焉

原注先賢行狀茲字子許不為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畧宏遠為車

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

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

終日失利身沒郭林宗傳茲弱冠與同郡閔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嘗

呵戒備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

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晏臻以為末世

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釋之後為黃門侍郎東
郡朱越謀反引臻操令曰孤與卿先君同共舉事加欽
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
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
舊勲賜爵關內侯轉為戶曹掾曹丕立為散騎常侍及
篡代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
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丕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
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從丕如廣陵行中領

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
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爾考核降者
果守將詐所作也曹叡立進封康鄉侯後轉為右僕射
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
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
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
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踰斷蛇於文景好不
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漢丞相亮

攻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
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
夫是時叡方隆意於殿舍臻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
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
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
所墮者大也臣每案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
以致陵遲矣漢丞相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
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為勢以綴征南

爾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叡欲自擊權臻曰權外
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慮車駕可無親
征以省六軍之費叡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
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
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
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
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
表相承三世外撫戎狄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

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為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曹操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苗侯丁儀等為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丕立東海王霖有寵丕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乞遜位詔

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

原注新序魏文

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
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

段干木之隆泰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

漢書黥布反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強卧傳太子

馬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卒追贈太尉諡曰敬侯

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祿勳

原注裴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終於光祿勳

烈弟

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興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

政以權為尚書郎傳咸與亮賤曰衛伯興貴妃兄子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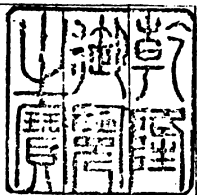
有才章宜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

謹案志重東宮官屬四字

前患

楊駿親理塞路今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
聲懼於羣犬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粗
有文辭至於為注了無發明真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盧毓傳今闕又此卷議贊俱

闕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四十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七

魏臣

和洽 常林 杜襲 趙儼 裴潛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羔羊之美節儉正直以其自公退食一而無私也
非祇與其儉也儉為共德晏嬰繩屨脫粟賢大夫也而

難為下公孫弘以三公覆布被汲黯以為詐魏朝公卿
至自污辱其衣箴其輿服入朝而自挈壺餐豈禮也哉
凡不近人情鮮不為大奸慝豈啗口敗面之習而然哉
洽為正卿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以真儉自處識
切一時之偽儉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君子哉常林不受
三公以大夫告老知止之士也杜襲柔而能直識度清
粹趙儼之剛毅裴潛之貞幹皆其次也

贊曰儉不中禮安愈於奢毀則偏下難揜偽邪陽士蹈

道伯槐知止文行介潔著美信史杜趙諸賢靖恭清劬
推位飭身足勵風教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四十八至

詳校官編修_臣黃壽齡

編修_臣裴謙覆勛

膳錄監生_臣孫汝明

膳錄監生_臣龍舜耕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四十一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八

魏臣

韓暨

韓宣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韓王信之後也祖術河東太

守父純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至大辟

暨陽求以為言庸僕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尋禽茂以首

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姓名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設牛酒請其渠師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曹操平荊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原注蒲拜反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

七年罷用充實制書褒贊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曹

丕立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

二百戶時新都雒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祔

原注魏志注祔音石

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祔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

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

四廟神主建立雒陽廟四時烝嘗親奉粢盛宗明正禮

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

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

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邵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

月卒謚曰恭侯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况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雒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死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嘆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

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

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箦以禮晏嬰

尚儉遣車降制

原注禮記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

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馬知禮遣棄戰反今司徒知

命遺言恤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

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溫明秘器衣一稱五時朝

服玉具劍佩子肇嗣卒子邦嗣

原注楚國先賢傳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

時為野王令有稱績為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監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

侍御史洪子壽字德真賈充壻也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謐為嗣弱冠為秘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衆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謹案目錄附韓宣今闕

謹案目錄此下有崔林傳今闕

高桑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

原注陳留者舊傳靖

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蓄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

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疆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子昌弟賜並為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桑留鄉

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

雖據兖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

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皆以

張邈與曹操善桑又年少不然其言桑從兄幹袁紹甥

也原注裴松之曰案陳留耆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為桑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在河北呼

桑桑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

而桑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當三年乃還
操平袁氏以桑為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
引去桑教曰昔丙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
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高
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桑自歸操欲因事誅之以為刺
奸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夙夜勤恪至擁膝抱文書
而寢操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桑哀之徐解裘覆桑而
去遂辟為丞相倉曹屬操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桑諫以

為令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已舉將相扇動作
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
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
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
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
識平謹案平陳志作年當明於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
合肥亡逃舊法士亡考竟其妻子操患猶不息更重其
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桑啟曰士

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桑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爾操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為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桑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

威福宜檢治之操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

而辦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

盜良有以也

原注漢書叔孫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

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猶何也通通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闕乎

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達等後姦利發操殺之以謝桑

曹丕立以桑為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

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丕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

桑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

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
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
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
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丕不即從而相誣
告者滋甚丕乃下詔敢有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
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
奸罪以萬數

謹案今志作舉吏民奸罪宋本無民字與此合通志亦無民字

桑皆請懲

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為廷尉魏初

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桑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與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勲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朔望之日又

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
化丕嘉納焉丕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
固執不從丕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
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曹叡立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
執經柔上疏曰臣聞尊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
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桀虎爭以戰陳為務
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
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

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
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明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
雖夏啟之承基周成之繼業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
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
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
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指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
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
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敷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

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曰
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蓄養將士
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
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

十家資不營小臺之娛

原注漢書孝文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

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

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
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

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
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
頃皇子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
悵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
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
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
育養精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獻
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

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
事言之敵匿京名收龜付獄桑表請告者名敵大怒曰
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
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桑曰廷尉天下之平也
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敵意
悟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
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
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桑

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敵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為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敵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桑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

原注左氏傳晉侯問叔向之罪祁奚乘駟而見宣子曰夫謀而

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馬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

說與之乘以言
諸公而免之

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

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

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獻不聽竟

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于宅

原注
孫盛

曰聞五帝無詔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
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于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
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
附猶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
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忘
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
請美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
其因質委誠取仕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

至道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
來茲之惠懼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
可歎枉于一朝魚鱗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
束其情逼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
之以權殺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
鄙局異或半之暫蓋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孥戮
之罰亦猶漬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
言爾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
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衷其意而悉
活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賢必無刑戮之
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威王之
道宜聞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
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
焉刑之于獄未為失也裴松之曰辨章事理貴得當時
之宜無為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于實
猶若畫螭魅之象而墮于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與非防

近世況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為
非矣桑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桑不
能開張遠理矧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為何謂若云猜防
為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
也晃之為任歷年已久豈得于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
本是何異叢林既繁事須判決空論刑措之美無開當
不之實哉其為迂濶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
親而總之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誣且自古以來未有
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晃以
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遏防若言之亦死
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昔趙括之
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金子古今此比蓋為
不少見之前言事同斯例

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

而獨遇否閑良可哀哉

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桑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

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蓄。蓄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

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

矣不報

原注魏名臣奏載桑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

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

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食百二十頭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

二十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

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鵲鴉所害臣置不

計以是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

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婢盈連至

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桑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桑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桑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予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錢物也桑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實禮錢何言不邪

子文怪知事露因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
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
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
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為太常旬日遷司空
後徙司徒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
將軍事據爽營懿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
鄉侯曹髦立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曹真立增邑并前
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卒謚曰元侯

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桑等著勲前朝改封渾昌

陸子

原注晉諸公讚桑長子雋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遇人次先字宣茂

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為長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兄誕與先異操謂先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尚書令退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曹操平幽州名為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嘉之具白操

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之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為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攻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平陽太守入為尚書曹叡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叡竒其意而

不責也。廩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廩臨卒，以曹爽為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勿便也。以為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抱鼓，奮不顧身。吳人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疋。禮為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

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徵拜少府出為荊州刺史遷冀

州牧司馬懿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三刺史

謹案陳志作更二刺史

莫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決

原注史記虞芮之人有獄

不能決及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爾遂還

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

俱讓而去

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

原注音賈

楚又墟墓或遷就

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

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

注原

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于唐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

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懿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郇以馬丹候為驗詐以鳴

犢河為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

水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

原注戰國策龐蔥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

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

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于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

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為知于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記魯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

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

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

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

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槌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

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飡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為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強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為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歡

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事為意耶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為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為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卒謚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曹操召為丞

相文學掾出為高唐陽泉鄴任令所在稱治曹丕立入
為尚書郎廷尉監出為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
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
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敕事訖各
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
有備寇鈔以息曹叡立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
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
云何不為劇耶主者曰若郡有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

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條屬承風莫不自厲獻如許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司馬懿請觀為從事中郎遷為尚書出為河南尹徙少府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

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為太僕司馬懿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義營賜爵關内侯復為尚書加駙馬都尉曹髦立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為右僕射曹魚立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卒於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惲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勲前朝改封惲膠東子

議曰高柔善官終居元老弊弊焉為司馬懿役使共剪曹宗懿以周勃勒之而不恥孔光張禹之流也孫禮蹇蹇抗直不撓王觀勁挺清亮並有王臣之風亦墜懿術中與之共事其智不足稱也韓暨年踰八十叨踐台鼎老不知止者也孔子道配天地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盛德萬世祀可也故自高帝過魯躬以大牢致祀於是天子致敬同夫郊廟後世因之與社稷遍天下為通祀崔林何人輒敢置議以為不宜祀於非族可謂

非聖無法矣

贊曰諸公藹藹繼處端揆靖共正直肅清皇軌德儒妄
議公至冒素文惠持祿台袞式汙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四十二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九

魏臣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董尋

張茂

謹案辛毗楊阜高堂隆傳俱闕止存棧潛張茂
附傳二篇議贊亦全闕

任城棧潛字彥皇

原注見應
璩書林

曹操世歷縣令嘗督守鄴

城時曹丕為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於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丕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丕將立郭貴嬪為皇后潛上疏諫曹叡立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為天子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

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于
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又太祖濬哲
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
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
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
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含業日費千金大興殿
舍功作萬計徂徠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琚珉浮于河淮
都圻之內盡為甸服當供橐籥絃粟之調而為苑囿擇

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鬼之藪傷害農民繁茨叢棘
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
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
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
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
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
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為黔首由枝
幹既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峻德庸勲

親親俊人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
根固本並為幹翼雖歷盛衰内外有賴昔成王幼冲未
能蒞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
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
塞永保無極則海内幸甚後為燕中尉辭疾不就卒沛
國張茂

謹案志注
茂字彥林

為太子舍人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

而叡盛興宮室留意玩飾賜興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
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

簡選其有姿色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
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
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子之子百姓吏民亦
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
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
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
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
貸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

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宮庭非負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内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爾自衰亂以來四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殘號

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
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
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
之觀然亦足以騁冠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
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
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
厚賜將士父母妻子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惡實倉
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觀不

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
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貲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
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
篇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為人
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
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
沒身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進上顧左右曰張茂恃
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四十三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

魏臣

劉馥

子靖孫弘

司馬朗

司馬芝

子岐

梁習

王思劉類

張既

徐英

游楚

父殷

楊沛

溫恢

賈逵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

戚寄秦翊使率衆俱詣曹操操悅之辟為司空掾孫策

所置廬江太守李述

謹案述通志作術陳志
却書荀或傳注亦作術

攻殺揚州

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

郡縣殘破操方有事於袁紹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

表為揚州刺史馥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

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

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

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

謹案今陳志作茄陂太
平御覽作茄陂與此合

七門

吳塘諸竭

原注於
割反

以溉稻田官有儲蓄

謹案陳志作
官民有蓄

又高

為城壘多積木石草苫數千萬翻

謹案翻志作枚

益貯魚膏數

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

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

脂照城外視敵所作而為之備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

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

原注戰國策襄子召

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

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

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

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

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按府庫視倉

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

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荻
蒿苦楚腐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
其堅則菌露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
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
柱質請發而用之則及陂塘之利永以為用

謹案陳志作至今為

用蓋毒當晉時日觀故曰至今都經則但言其為用之久立言各有當也馥子靖黃初中從

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
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
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
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

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槩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

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方也

原注漢書

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靖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也

之為政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毋喪去官後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自黃初以來崇立

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弟子恥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宏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

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

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

謹案水經注作

戾陵塢車箱渠據此當作戾陵渠

大塢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

利之嘉平六年卒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

景侯子熙嗣熙弟弘字叔和與晉武帝同年且同里閭

相親善有重德大畧為車騎將軍開府荊州刺史都督

荊州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王室多難保完江漢

威惠並著為晉名臣

原注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

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勵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教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勲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勲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大傅司馬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謹案目錄此下有司馬朗司馬芝傳今闕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曹操為司空辟為
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政績還為西曹令
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
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
落兵家擁衆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徃徃碁時習到官誘
喻招納禮召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
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

兵已去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
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
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
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操嘉之拜為真長老稱
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
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
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
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廢後鮮卑

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聽則又恐為暴畧於是許之與會空城中交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為習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驛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耶遂斬之餘胡竦栗不敢動爾後無復寇虜二十二年操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

留騎督太原烏桓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

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負其妻

謹案陳志作累騎昔馬負其妻

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為鮮卑射殺之始操聞昔叛恐其為亂於北邊聞其死大喜以習有策畧賜爵關內侯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皆習之績也曹丕立復置并州

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曹
叡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
無方面珍物叡異之禮賜甚厚四年卒子施嗣初濟陰
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操指操大
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
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

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原注裴松之曰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

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乖先哲之雅指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

君子不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畧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為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曹丕詔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爵關內侯思雖煩苛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正始中為大司農封列侯年老目瞋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所據性懷多疑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詐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

豈此謂乎遂不與假明日吏父果死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高陽劉類苛慝尤甚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過無輕重輒捽頭亂杖撻之牽出復入者數四乃使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入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中傷之內懦多猜每遣大吏出使小吏隨覆察之晝則於墻壁間規覘夜使幹廉察

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相檢驗嘗按行宿民家廩狗逐豬豬掉頭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吏擅屠豕飲食不復徵察使伍伯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乃已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猶不悛司馬昭西征過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卒

謹案目錄此下有張既傳今闕

游楚字仲允馮翊高陵人也父殷為郡功曹張既兒童時殷異之引既過家殷先歸勅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豈知斯方伯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畧以子楚託之殷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月餘軫得疾但曰游功曹來伏罪遂死咸謂殷以鬼誅之楚忠果質直為蒲阪令曹操定關中時漢興郡缺操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楚為人慷慨歷位

宰守所在省刑任德太和中漢丞相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會吏民告之曰太守無德於民今蜀兵至諸郡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曰今東二郡已去必以寇來但共堅守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取太守降未晚也遂城守而南安果

將漢兵就攻隴西楚聞兵到乃遣長史馬顥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曰漢兵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使顥縱兵擊之漢兵收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漢兵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漢破滅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曹叡嘉其志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聲大自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叡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聲稱諾叡顧笑

而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而性好遨遊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擣蒲投壺懽忻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乏沛課民益畜乾棧收豐

原注
音勞

豆閔其有餘以補不足積得千餘斛會曹操為兗州

刺史西迎天子過新鄭無糧沛謁見進所畜棧豆操甚

喜及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奉法沛先撻折其脚遂殺之操聞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操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操問曰何以治鄴沛曰盡心竭力奉宣科法操曰善顧謂坐客曰諸君此可畏也賜生口十人絹百匹曰且以報乾甚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勲等畏沛各馳

騎告子弟使自檢敕沛為令數年以功能轉為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操遂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操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沛問黃門有疏耶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耶遂使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去衣幘自裂壞自訴于操操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平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

巷沛前後宰歷郡縣不可干以私又不事貴人故身退
之後家無餘積治疾于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
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其中妻子凍餓病
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之

謹案目錄此下有溫恢傳今闕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本名衢自為兒童戲弄常
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
言

原注魏畧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妻初
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

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達堅
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
與援要不害達絳人既潰援聞達名欲使為將以兵劫
之達不動左右引達使叩頭達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
為賊叩頭王府君臨郡積年知足下何為者也援怒
將斬之絳吏民皆棄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爾
左右義達多為請遂囚之壺關閉著土窖中覆以車輪
使人固守達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耶而使義

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適聞其言乃夜盜往引出破

械遣去不語其姓名遂得免後援破乃知公道出已公

道河南人坐市當誅

謹案志作坐他事當伏誅

逵救之不能免請代

其死不從為致服焉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

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

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

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

謹案由是陳志作山是誤

郡從逵言故得

無敗孫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

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

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

據鼎罔以加也

原注直髮蘭相如事見前注國語文公伐鄭欲得鄭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

晉晉人將烹之詹據鼎耳而疾號公乃命弗殺厚為禮而歸之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

用遂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應之逵

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

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

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

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
司隸軍事曹操拒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
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說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
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
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撾折脚坐
免然操心善逵以為丞相主簿操欲伐吳而大霖雨三
軍多不願行操恐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
諫者死逵受教謂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

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
入白操怒收達送獄取造意者達言我造意遂走詣獄
獄吏以達主簿不即著械達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
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達著械適訖而操果遣
人就獄視達既而原復其職始達為諸生畧覽大義取
其可用最好春秋左氏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

一遍

原注魏畧達在弘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
生瘰後所病稍大自啟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達

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瘰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瘰愈大操攻昭烈先遣達

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
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操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
尚並掌軍計操卒雒陽太子不在鄴鄢陵侯未到士民
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有變欲不
發喪達建議以為不可秘乃發喪令內外皆入臨臨訖
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以為宜禁
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為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
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鄢陵侯彰從長安

來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

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喪還鄴丕立以鄴縣

戶數萬在都下皆不法乃以達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

守

原注魏畧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達當為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達出門而

郡官屬悉當門謁達於車下達抵掌曰請治所何宜如是及丕出征復為丞相主簿

祭酒達嘗坐人為罪丕曰叔向猶為十世宥之况達功

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

譙以達為豫州刺史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

始開而臣在外惟殿下為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是時
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
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
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
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
受前刺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
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不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
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堠繕

甲兵為守戰之備敵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過馭
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
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伐吳破呂
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曹叡立增邑二
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西四
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北方征伐
亦由淮沛謹案陳志作淮沔通志作淮沛與此合時州民在項汝南弋陽
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

常少敗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
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叡
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叡使逵督前將
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
從皖司馬懿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
求深入應之詔懿駐軍遠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
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
陸并進行二百里得生口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

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
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
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
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嶮兵雖多何益乃兼
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軍吳人見達軍遂退達據夾石
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初中丕欲假
達節休曰達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丕乃止及夾
石之敗微達休軍幾無救也

原注魏畧曰休怨達進遲乃呵責達遂使主者救豫

州刺史往拾棄仗遠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遠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休猶扶前意欲以後期罪遠遠終無言時人多之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心與物為對存勝負于已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于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以為是稱說滅獲之心爾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于明君惠施于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忻伏而況于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于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

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卒年五十五謚曰肅侯

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敵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達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達存有忠烈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甘露二年曹髦東伐屯項復入達祠下詔曰達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達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

治之充有傳

原注陳壽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

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成思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議曰始漢置刺史以六條督察守令而已東京以來總統諸郡賦政於外曹氏因之職任漸重方列國兵爭故有能吏而無循吏此皆精達事幾鉏荒墾穢斬斷肅齊拓土立政有恤民之心有禁暴之畧有守禦之備曠旱為虐時雨一溉亦賢侯伯也鍾繇王粲謂非聖人不能致太平司馬朗以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數世相承太

平可致夫太平非有太高難為者酌天道人情之公使萬事自理不以其私害之而已雖中材可致也豈必大聖大賢而後能之耶曹參一椎魯鬪將爾丙吉一敦厚長者爾皆能致寧一公明之治故人能去其私雖中材皆堯舜伊顏之徒太平可致也誣上行私雖上智皆幽厲桀跖之徒欲少康不可得況太平乎伊尹聖之任顏淵未達一間爾輒以為非聖人非也伊尹相湯伐桀身致太平又相太甲終使思庸顏淵雖處陋巷即問孔子以

為邦苟得時行道亦必身致太平矣豈必數世相承哉
皆不通之論也

贊曰民未即業運屬軍興抑姦弭寇吏資嚴能馥習既
遠隱然方面立國立疆遞為耕戰伊顏幾聖伯達焉知
治平何難出處有時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四十四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一

魏臣

任峻

棗祗

蘇則

吉茂

杜畿

子恕
孟康

鄭渾

從子表

倉慈

皇甫隆
孔父

沐並
顏斐

令狐邵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中牟令楊原愁
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

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
有和者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
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
峻乃為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曹操入中
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奉郡以歸操峻
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從操操悅表峻為騎
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操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
是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操以

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

謹案太平御覽此下有募百姓屯田于許

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屯田官二十字

倉廩皆滿官渡之戰操使峻典軍器

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
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東祇而成於峻操
以峻功高乃表封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
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操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
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卒操為
之流涕子先嗣先卒無子國除曹丕追錄功臣諡峻曰成

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祇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棗祇卒操下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祇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計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為餽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復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

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
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
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還白
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
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
下以隆王室祇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
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
加封爵以祀祇為不朽之事遂賜處中爵關內侯孫據

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本
名多所著述嵩兄腴字玄方襄城太守亦有文采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世為著姓少以學行聞舉
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姿剛直疾惡嘗慕汲黯之為
人興平中三輔亂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
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為此郡守
折庸輩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
籍自娛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師

亮等皆欲逃匿則聞之使人解止以禮報之曹操伐張
魯逼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則綏安下辯諸氏
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戶口
損耗則撫循之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
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
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教民耕種其歲大獲
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
請服操卒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

請降曹丕立以其功將加封爵今問雍州刺史張既曰
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
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効為可加爵
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
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
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
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
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撫以威恩為官効

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
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
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
厲風俗也遂加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
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
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
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
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

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會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有脅從者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

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
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
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
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
人之枕也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時吉
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
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及
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不聞植如此而不

間則也不在雒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

招

原注若洽反

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原注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

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貳心生忿欲奮典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况人臣乎

丕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

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

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

貴也不嘿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丕大怒踞胡牀

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丕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卒謚曰剛

侯子怡嗣怡卒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原注
晉百

官名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裴松之曰按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女兒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世

為著姓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

居務學博覽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

等謀亂被收

謹案吉本事據魏武紀在二十三年與通鑑綱目合此作二十二年蓋沿志注之訛

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匿之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繇證茂得不坐後以為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鄱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卒茂清儉疾惡不受饋遺初制九品郡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才行茂同郡護羌

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貪污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受人事後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我效汝父子冠幘却人邪嘉由是被貶議初茂同產兄黃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以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伏誅茂以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哭至歲終繇舉茂即就之故時人亦譏茂冒進云謹案杜畿傳附子恕孟康今畿傳及子恕俱闕

止存孟康一篇

孟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郭后外屬轉散騎侍郎
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家猥廁其
間故同僚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術因在冗官博讀
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重之
正始中代杜恕為弘農領典農校尉清已奉職嘉善而
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利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
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按行皆豫勅督

郵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
常勅吏卒行各持鑣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
下所從常不過十餘人吏民咸詠歌之郡帶道路諸過
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則館於家始拜
人雖知其志量以未嘗宰牧不期其能而政績為諸郡
最莫不歎美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為中書令後
為監卒

謹案目錄此下有鄭渾倉慈傳今闕止存倉慈

傳內所附顏斐令狐邵孔入時苗四人

顏斐字文林有才學曹操召為太子洗馬黃初中轉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自馬超破後民人不專農殖凡蒞郡者皆苟且為治斐到官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勸篤耕稼民病無車牛斐課民以閒月取車材作車令畜雞豬以買牛又起學館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徭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穢塞田疇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獨開治豐富

為雍州十郡最青龍中司馬懿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
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懿懿乃召軍市候于斐前杖
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同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
斐不謝良久曰斐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
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
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懿遂嚴持吏士軍營郡縣各
得其分後數歲遷平原太守吏民涕泣遮道車不得前
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嶠而疾因斐素戀京北其

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
我心不願平原汝曹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京兆聞
之皆為流涕為立碑稱頌之令孤邵字孔叔父某仕漢
為烏桓校尉建安初邵依表氏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
毛城會曹操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十餘人皆當
斬操閱視之而識其父乃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
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嚴妻子希到官署舉善
而教恕以待人不喜訟獄與下無忌時郡無知經者乃

選諸吏可教者令詣河東樂詳學經明乃還因設學館

拔俊秀令轉相教授由是弘農學者與河東埒黃初中

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卒

案志注此下載令狐愚事此書已取入死國傳

孔人

謹案志注云孔子之後

字元儒父祖皆二千石而又歷位宰

守為濟南相皆有惠政入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遷大

鴻臚

謹案目錄孔入下有沐並傳今闕

時苗字德胄鉅鹿人為入介特

有崖岸建安中入丞相府為掾屬出為壽春令揚州治

在縣時蔣濟為治中苗往謁濟濟素嗜酒適醉不能見

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將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駕黃犢牛載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今來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郡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不聽由此名聞天下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第敘人才不能寬而紀其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將濟後為太尉不以苗前毀已為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為令數歲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正始中病卒

議曰魏晉屯田之利始於棗祗成於任峻終於鄧艾一
用詐力而兵食常有餘卒取漢平吳而人衆勝天得富
彊之術也蘇則杜畿風烈矯矯鄭渾倉慈威愛克濟明
恤理之政有漢良吏之規焉始司馬朗建議令州縣領
兵杜恕以為非卒成晉氏瓜裂之亂恕之意慮遠矣哉
則故漢郡守列侯見丕篡代力不能救發服悲哭當不
見問而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雖不能如管寧之高范
棼之義亦可謂義形於色矣愈於王華鍾賈以漢大臣

為魏臣將一家物與一家而無愧恥禪代之際自以為
臯夔復出者也孫盛以二三責則過矣

贊曰則畿賢牧峻祇能吏保民足食殷彊立治兵鋒遺
黎虎口赤子惠綏生賴幸而集此